

萧红

经典作品新编

萧红 著

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



国际广播出版社

萧红

经典作品新编

萧红 著

商市街

回忆鲁迅先生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/萧红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
广播出版社, 2014.10 (2015.1重印)

(萧红经典作品新编)

ISBN 978-7-5078-3739-1

I. ①商… II. ①萧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4) 第153626号

商市街 回忆鲁迅先生

著 者 萧 红
责任编辑 张娟平 杜春梅
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 徐秀英

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编: 100866
网 址 www.chirp.com.cn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广内印刷厂

开 本 640×940 1/16
字 数 150千字
印 张 10.5
版 次 2014年10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 2015年1月 第二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078-3739-1/I·500
定 价 24.00元

CIP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盗版必究



在鲁迅居所门前（1936 年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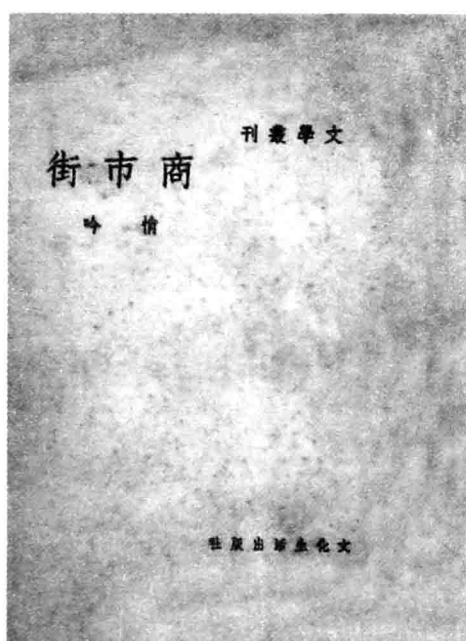
在日本东京（1936 年）



与萧军在青岛（1934年）



在上海大陆新村与许广平合影（1936 年）



《商市街》初版（1936年8月）封面



《回忆鲁迅先生》初版（1940年7月）封面

目 录

商市街

欧罗巴旅馆	3
雪 天	6
他去追求职业	9
家庭教师	11
来 客	16
提篮者	18
饿	20
搬 家	24
最末的一块木样	27
黑列巴和白盐	29
度 日	30
飞 雪	32
他的上唇挂霜了	35
当 铺	38
借	40
买皮帽	43
广告员的梦想	45
新 识	50
牵牛房	52

十元钞票	54
同命运的小鱼	57
几个欢快的日子	61
女教师	65
春意挂上了树梢	67
小偷车夫和老头	70
公 园	72
夏 夜	75
家庭教师是强盗	78
册 子	80
剧 团	84
白面孔	87
又是冬天	89
门前的黑影	92
决 意	94
一个南方的姑娘	95
生 人	98
又是春天	99
患 病	101
十三天	104
拍卖家具	106

最后的一个星期 108

读后记/郎华 111

回忆鲁迅先生

回忆鲁迅先生 115

附 录

鲁迅先生记（一） 149

鲁迅先生记（二） 151

商市街

欧罗巴旅馆

楼梯是那样长，好像让我顺着一条小道爬上天顶。其实只是三层楼，也实在无力了，手扶着楼栏，努力拔着两条颤颤地，不属于我似的腿，升上几步，手也开始和腿一般颤。

等我走进那个房间的时候，和受辱的孩子似的偎上床去，用袖口慢慢擦着脸。

他——郎华，我的情人，那时候他还是我的情人，他问我了：

“你哭了吗？”

“为什么哭呢？我擦的是汗呀，不是眼泪呀！”

不知是几分钟过后，我才发现这个房间是如此的白，棚顶是斜坡的棚顶，除了一张床，地下有一张桌子，一围藤椅。离开床沿用不到两步可以摸到桌子和椅子。开门时，那更方便，一张门扇躺在床上可以打开。住在这白色的小室，好像把我住在幔帐中一般。我口渴，我说：

“我应该喝一点水吧！”

他要为我倒水时，他非常着慌，两条眉毛好像要连接起来，在鼻子的上端扭动了好几下：

“怎样喝呢？用什么喝？”

桌子上除了一块洁白的桌布，干净得连灰尘都不存在。

我有点昏迷，躺在床上听他和茶房在过道说了些时，又听到门响，他来到床边。我想他一定举着杯子在床边，却不，他的手两面却分张着：

“用什么喝？可以吧？用脸盆来喝吧！”

他去拿藤椅上放着才带来的脸盆时，毛巾下面刷牙缸被他发现，于是拿着刷牙缸走去。

旅馆的过道是那样寂静，我听他踏着地板来了。

正在喝着水，一只手指抵在白床单上，我用发颤的手指抚来抚去。他说：

“你躺下吧！太累了。”

我躺下也是用手指抚来抚去，床单有突起的花纹，并且白得有些闪我的眼睛，心想：不错的，自己正是没有床单。我心想的话他却说出了！

“我想我们是要睡空床板的，现在连枕头都有。”

说着，他拍打我枕在头下的枕头。

“咯咯——”有人打门，进来一个高大的俄国女茶房，身后又进来一个中国茶房：

“也租铺盖吗？”

“租的。”

“五角钱一天。”

“不租。”“不租。”我也说不租，郎华也说不租。

那女人动手去收拾：软枕，床单，就连桌布她也从桌子扯下去。床单夹在她的腋下。一切夹在她的腋下。一秒钟，这洁白的小室跟随她花色的包头巾一同消失去。

我虽然是腿颤，虽然肚子饿得那样空，我也要站起来，打开柳条箱去拿自己的被子。

小室被劫了一样，床上一张肿胀的草褥赤现在那里，破木桌一些黑点和白圈显露出来，大藤椅也好像跟着变了颜色。

晚饭以前，我们就在草褥上吻着抱着过的。

晚饭就在桌子上摆着黑“列巴”和白盐。

晚饭以后事件就开始了：

开门进来三四个人，黑衣裳，挂着枪，挂着刀。进来先拿住郎华的两臂，他正赤着胸膛在洗脸，两手还是湿着。他们那些人，把箱子弄开，翻扬了一阵：

“旅馆报告你带枪，没带吗？”那个挂刀的人问。随后那人在床下扒得了一个长纸卷，里面卷的是一支剑。他打开，抖着剑柄的红穗头：

“你那里来的这个？”

停在门口那个去报告的俄国管事，挥着手，急得涨红了脸。

警察要带郎华到局子里去，他也预备跟他们去，嘴里不住说：“为什么单独用这种方式检查我？防害我？”

最后警察温和下来，他的两臂被放开，可是他忘记了穿衣裳，他湿水的手也干了。

原因日间那白俄来取房钱，一日两元，一月六十元。我们只有五元钱。马车钱来时去掉五角。那白俄说：

“你的房钱，给！”他好像知道我们没有钱似的，他好像是很着忙，怕是我们跑走一样。他拿到手中两元票子又说：“六十元一月，明天给！”原来包租一月三十元，为了松花江涨水才有这样的房价。如此，他摇手瞪眼的说：“你的明天搬走，你的明天走！”

郎华说：“不走，不走——”

“不走不行，我是经理——”

郎华从床下取出剑来，指着白俄：

“你快给我走开，不然，我宰了你。”

他慌张着跑出去了，去报告警察所，说我们带着凶器，其实剑裹在纸里，那人以为是大枪，而不知是一支剑。

结果警察带剑走了，他说：“日本宪兵若是发现你有剑，那你非吃亏不可，了不得的，说你是大刀会，我替你寄存一夜，明天你来取。”

警察走了以后，闭了灯，锁上门，街灯的光亮从小窗口跑下来，凄凄淡的，我们睡了。在睡中不住想：警察是中国人，倒比日本宪兵强得多啊！

天明了，是第二天，从朋友处被逐出来是第二天了。

雪 天

我直直是睡了一个整天，这使我不能再睡。小屋子渐渐从灰色变做黑色。

睡得背很痛，肩也很痛，并且也饿了。我下床开了灯，在床沿坐了坐，到椅子间坐了坐，扒一扒头发，揉擦两下眼睛，心中感到幽长和无底，好像把我放下一个煤洞去，并且没有灯笼，使我一个人走沉下去。屋子虽然小，在我觉得和一个荒凉的广场样，屋子的墙壁隔离着我，比天还远，那是说一切不和我发生关系；那是说我的肚子太空了！

一切街车街声在小窗外闹着。可是三层楼的过道非常寂静。每走过一个人，我留意他的脚步声，那是非常响亮的，硬底皮鞋踏过去，女人的高跟鞋更响亮而且焦急，有时成群的响声，男男女女穿踏着过道一阵。我听遍了过道上一切引诱我的声音，可是不用开门看，我知道郎华还没回来。

小窗那样高，囚犯住的屋子一般，我仰起头来，看见那一些纷飞的雪花从天空忙乱的跌落，有的也打在玻璃窗片上，即刻就消融了！变成水珠滚动爬行着，玻璃窗被它画成没有意义无组织的条纹。

我想：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？多么没有意义！忽然我又想：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？坐在椅子上，两手空着，什么也不做；口张